



小村不大，一座座房屋稀稀拉拉地散落在东西走向的大山洼里。北山南山、东山西山，群山环绕。山山都有樱桃园子。这里的樱桃是凉地的、露天的，老辈传下来的。外地客商心里装下了这片樱桃园——

樱桃花期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似乎恰到好处。寒冬，它储精蓄锐，润孕了一冬的力；立春，渐渐开始鼓苞、催蕾、开瓣、放叶，努力地绽放一树繁花。春风荡漾，花香四溢。

每每花瓣飘落、铺满一地之时，挂果枝上就坐实了一个个小小的樱桃果儿。等到成熟，大概还需要一段不太短也不太长的日子。

花落了，坐果了，不速之客不请而自来了。它是樱桃的天敌，爷爷管它叫臭盖子。它身上有个硬

在树上捂着盖着，但虫害早进入木质层。终有一日，朝向东北的两个大枝被虫噬死了，立刻锯掉。这是一棵三十多年的“大美早”，曾经根深叶茂，树冠如巨伞，占去大半个院落，多年来，花开一树似锦，果熟一树形红。唉，爷爷无语，自此以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虫洞。

老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爷爷说，这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辰，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比如村东山坡山洼里，野生野长着一片樱桃苗子。有人叫它野樱桃，有人叫它家樱桃。开花时节，似朵朵白云坠落山底。果儿熟了，如一抹云霞挂在山间。果儿很小，有花生豆大，

能达百分之百。主干枝当年可长出半人高。烟台临海，风大，尤其是夏天，暴风雨频发，为小树捆绑上三角支架，属当务之急。从老辈第一人、嫁接的第一棵樱桃算起，发展到小村一家一户皆有樱桃园，这得几代人的努力、多少人的传承呀？你看这漫山遍野果农忙碌的身影，一顶顶草帽、一方方花头巾，在田里缓缓移动，多像画中人。

樱桃红了，樱桃熟了，樱桃好吃果难摘。

红了樱桃，不一定全熟。像大美早，红得发紫，才叫熟透。功夫不负有心人。爷爷锯下的两大枝美早，底处奇迹般地又滋生出两大枝条来。仿佛世上万物皆有灵性，紧赶快赶，它把自我长成了重要的结果枝。累累硕果，压弯枝头，似乎在报答治虫人的辛劳。

早熟、晚熟的部分樱桃，好果舍不得吃，于是有人在地头、村口、道旁摆一个地摊，图个清闲，卖个新鲜。有老人坐了公交车，去城里买个高价。也有年轻力壮的骑了摩托、电动车，一阵风去市里赶早市。

等大批量的樱桃下来，全家老少齐上阵。时间不等人，一双双绣花描云的女人手在果树间灵动起来。采摘是她们的拿手好戏。短短几天时间里，大家天天盼天晴。万一赶上雨天、雾天、大风天，樱桃裂了口、坠了地，损失可就大了。

村子东口，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外地客商的大货车按时开进村了。果农排起长长的队伍，新摘的樱桃装在筐里、篓里、三轮车里，齐齐整整地摆了一溜。阳光洒下来，红红的樱桃在金光里熠熠闪耀，玲珑剔透，好似金珠玛瑙……

嗨，小村的樱桃园。樱桃红，红樱桃。

家乡的苹果花很低调
它不抢占春光
不与二月花媲美
不张扬、不显摆
它知道要低调开花
高调结果
安守一颗平常心
谦卑笑着风云

家乡的苹果花很朴素
朴素得就像一树的雪花
浸透远离尘俗的韵致
是天使散花
梦幻着童话的神奇
晶莹、剔透、空灵
醉倒了垂暮的春天

家乡的苹果花很豪放
山岗坡岭、平地沟洼
暖风里恣肆奔放
开起来奋不顾身
肩并肩、头挨头

家乡的苹果花很神秘
它不像杏花姐
藏不住那颗躁动的心
燃烧着激情
一枚枚花儿开得浓烈放纵
绕过高高的围墙
避开人们的目光
去和春天偷偷约会

家乡的苹果花很调皮
它不像迎春花
总爱以大姐身份发号施令
以春风浩浩荡荡
引领五彩缤纷

家乡的苹果花很可爱
是个小妹妹
它不像迎春花
总爱以大姐身份发号施令
以春风浩浩荡荡
引领五彩缤纷

很喜欢陈继儒《小窗幽记》中的一句话：“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烟霞俱足。”意思是幽趣并不在于多少，盆子一样的水池，拳头一样大的石头，同样可以具备山水烟霞的意趣。

方寸之间，亦有得趣。其实，人生在世，除了辛勤工作、忙碌生活之外，还是多多少少要有点幽趣、意趣来调味生活的，否则就会被戏谑为“无趣”之人。

说起“趣”，自然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喜欢读书写字，有的人喜欢举棋对弈，有的人喜欢古玩收藏，有的人喜欢歌唱曲艺，有的人喜欢体育运动，有的人喜欢寻访旅游，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有少部分人喜好低俗恶习之事，在此权且不论。

有的人能把职业和兴趣合二为一，使之完美契合，既产生了劳动价值，又愉悦了自己的情感，当然是“趣”的最高境界。多数人在工作和生活之余，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以愉悦身心，调节生活，意趣人生。

所谓“得”，笔者浅悟，大都是历经沧桑后的豁达和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试想，如果一个人，或在生活上苦于生计、艰难度日，或在事业上身处逆境、步履维艰，或在学业上不得其法、成绩徘徊，大抵是难以体味到“得趣”之乐的。往往是爬坡过坎、几经沧桑、艰辛习劳之后，才能玩味到“得”的不易。所以，“得”是“坐看云起、云淡风轻”的旷达，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惊喜，是“历经波澜、初心不改”的淡然。大凡能参悟到“得趣”的人，大抵已过不惑之年吧。

古之文人名士，寒窗苦读，举业为官，忠于皇恩，造福黎民。在主责

主业之外，很多名士都有自己的意趣。比如，东晋的王羲之有云：“吾笃嗜种果，此中有至乐存焉。”清代的张英在《聪训斋语》中亦言：“人生不能无所适以寄其意。予无嗜好，惟酷好看山种树。”一个“至乐”、一个“酷好”，将“得趣”之意，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两位先贤均以种树为趣，掬一坡山，垦几亩田，种一片树，开一树花，结一树果，酣赏饱看，玩之偏爱，食之善甘，实属快哉！

看惯宦海浮沉之士，更能在山林田园中觅得出世之趣。比如，辞官的陶渊明辛丑年正月初五游斜川，临流而坐，访增城山，爱山之独秀，乃作斜川之诗。“五柳先生”深得游山之趣，而所著诗文流芳千古。1079年，贬官苏轼在黄州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布衣芒鞋，垦上田园，月夜泛舟，放浪山水，感到满意自适，自得田园之趣，于是应和陶渊明《游斜川》之诗，写下了《江城子》，其中道：“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名士先贤如此，吾辈凡人亦如此。人至中年，我莫名地开始喜欢游山，遍地寻访不切实际，于是距离单位一公里外的凤凰山便成为最佳去处。纵然山势不算高，但山顶有阁，半山有亭，山腰有石，山中生树，远山有云，近山有海，天赐良地。闲暇时闲，约上老友，漫步山林，畅谈闲聊，舒缓压力，极目远眺，赏林观海，云海茫茫，真是得趣！

宋代诗人倪偁说：“林泉得趣喜身闲。”如今，适逢盛世，何止林泉，滚滚尘世，人生百态，得趣之事，千姿百态，但只要无犯国法、无伤大雅，但凡豁达怡情之趣，均可寄托无妨。

家乡的苹果花很可爱
是个小妹妹
它不像迎春花
总爱以大姐身份发号施令
以春风浩浩荡荡
引领五彩缤纷

稻草人（外一首）

□徐修强

大战后的田野
天空晴朗，鸟鸣清澈
是王的领地

他们划出万顷宁静
麻雀、燕子、金翅、云雀……
如臣民，在田间小憩
天籁来自麦苗的拥吻
起起落落，学飞的影子
撩拨运行的梦

看田的二歪，折断飞翔的翅膀
无助的雨，打湿天空
愤怒的风，碎了场屋玻璃
于是，田地里立起
二歪模样的稻草人，小路边
总是落下几行粗心的种子

童年的水花

风起于麦梢
背着高过肩的猪菜
让石头长出轻功
弹跳着快乐的童年

精挑细选，点石成金
选石头时，我们都是自己的小神明
石头甩出足够的远
浪花里飞溅欢乐的歌
迷恋石头自由地漂移
其实是，那朵水花
托着少年的诗和远方

河水浮不起石头
涟漪无法渡少年
夹河寂寂，长满皱纹
流水的日子里，这些
不是成长的烦恼

红樱桃，樱桃红

□王明昭

盖，两羽收缩盖下，飞行差，在柞树林里嗡嗡。用手抓它，即刻留下一手臭气，一时半晌去不净的。爷爷疼我，从不让我下手捉虫。臭盖子一旦触摸到樱果，樱果表面就会留下凸凹不平的疤痕，优果就会变成废果。早起，抱了树干猛摇，树下能捡不少臭盖子虫。平常适时打药，围着樱桃树上下左右喷雾似地弄它个云山雾罩，不可或缺。

还有一种虫子，爷爷叫它穿心虫。白色的，长不足寸。对付它，只能靠打针。先将药水兑了，融合至最佳时，拿针管吸满，推进虫眼，直到药水从另一处虫眼流出。碰上大的虫洞，就得用棉絮吸了药水，塞满虫洞，外边再用黄泥抹死。老树一旦起虫，你就甭想彻底铲除它。有的人家，虫钻到哪，树皮就扒到哪，白生生的树干就裸露在哪。不出两年，树便成了枯木。爷爷舍不得如此这般，尽管树皮还

圆形的、乳头形的，甜，入口即化，带点酸味。

爷爷的好友刘爷爷，一辈子就好这一口野樱桃。当年他家山墙根拱出一棵野樱桃，没人去管它，自生自长，枝桠密匝，一副跃跃欲试要上房脊的架势。

勤快的人家眼里总有活计。在樱桃苞芽尚未松动之前，是移栽、嫁接樱桃的最好时机。去东山洼选些好苗子，移栽到房前屋后的小园里。当年嫁接。芽接也好、腹接也罢，“嫁接十八法”是村民摸索出的成功经验。切芽、插芽，嫁接膜包扎。一切完毕后，就等苗子浑身给力、从根向上，促使新芽儿蓬勃生长吧。早年间，山里嫁接的樱桃大半为红灯。那时新品种少，不像现今什么黑珍珠、拉宾斯、早大果、早红宝玉等，甚至连外国品种也引进来了。

当年移栽，当年嫁接，成活率

我推开窗子
闭上眼
仿佛看到了水沟里
还哩哩流着雨水
仿佛听到了花丛里
还在“嘀嗒”水珠
山青青
天蓝蓝
格外清爽
我便飘飘欲仙了

阳文忠公))的他，看到平山堂上恩师留下的手书，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是啊，苏轼怎能不感激呢？没有欧阳修的慧眼识才，没有这位一代宗师的力排众议，苏轼的命运肯定要改写。所以，对于苏轼而言，欧阳修是他的恩师，更是他的伯乐。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被任命为知礼部贡举，主持科举考试。当时，用词怪异、晦涩难懂的“太学体”流行，而追求平易、自然文风的欧阳修，要求考官们评卷时一定要坚持言之有物、平易自然的标准，那些故弄玄虚、写奇文、怪文者，一律淘汰。

考生中有来自四川眉州的苏轼，他下笔如有神，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看到这篇用词清新自然、言简意赅的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孟子的风骨，

欧阳修“惊喜，欲擢冠多士”。他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史·苏轼传》)

考官们在传阅交流后也一致认

苏轼词重平山堂

□张铁鹰

为，《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当为最高分，但欧阳修“犹疑其客曹巩所为，但置第二”。他想到其可能出于得意门生曹巩之手，为避嫌，就故意将其列为第二名。待放榜，欧阳修

有人上榜，就有人落榜。而落榜者，多是擅长“太学体”的人，其中不乏考前被人看好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欧阳修改变了评判标准，才导致“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

在选”，那些原本太学中的佼佼者都落榜了。于是，他们对欧阳修恨之入骨，群起而攻之，“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

欧阳修不为所动。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早就想到了，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令人庆幸的是，这一次，宋仁宗站在了欧阳修一边。按照程序，“奏名进士”(贡举考试上榜者)还要参加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淘汰比例往往较高)，通过后才能成为最终的被录取者。但是，此次殿试，宋仁宗破天荒地一个也没有刷下，贡举考试上榜的388人，最终全部高中进士。

朝廷的态度，等于直接肯定了欧阳修对于科举考试的改革。自此，“文体自是亦少变”(《宋史·苏轼传》)，士子们都开始写平实、自然之

文，科考的风气随之转变。

欧阳修从不掩饰自己对苏轼的赏识。他曾说：“读书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书》)苏轼也非常感激欧阳修对自己的赏识和教导，一生对其尊崇有加，自谓“受知最深，闻道有自”(《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苏轼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东坡全集》)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也坚持像恩师一样，勤于学问，忠于职事，以天下为己任，并且终其一生，做到了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